

圖經集註衍義本草卷之一

競五

圖經衍義本草上卷一

競五

宋通直郎辨驗藥材寇宗奭編撰

宋太醫助教辨驗藥材許洪校正

補註總叙

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

志亦無錄焉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  
知方術本草者在所為駕一封輶傳遣詣京  
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  
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而英公李世勣等註  
引班固叙黃帝內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溫原

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為始斯為失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為似張仲景華佗輩所為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

卷五

十毒由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佗輩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為編述本草繇是見於經錄然舊經纔三卷藥止三百六十五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

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為十卷唐顯慶中監門  
衛長史蘇恭又撫其差謬表請判定乃命司  
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  
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為二十卷世謂之  
唐本草國朝開寶中兩詔醫工劉翰道士馬  
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家嘗用有效者一百  
三十三種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學士盧多遜  
李昉王祐扈蒙等重為判定乃有詳定重定  
之目並鏤板摹行由是醫者用藥遂知適從  
而偽蜀孟昶亦嘗命其學士韓保昇等以唐

本圖經參比為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  
今亦傳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千歲其間三經  
譌著所增藥六百餘種收採彌廣可謂大備  
而知醫者猶以為傳行既久後來講求寔多  
參校近之所用頗亦漏略宜有纂錄以備願

競五

二

生歐疾之用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臣  
億臣頌臣洞等再加校正臣等亦既被命遂  
更研覈竊謂前世醫工原診用藥隨效輒記  
遂至增多槩見諸書浩博難究雖屢加刪定  
而去取非一或本經已載而所述粗略或俚

俗嘗用而太醫未聞嚮非因事詳著則遺散  
多矣乃請因其疏摠更為補註應諸家醫書  
藥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從採掇惟名近迂僻  
類乎怪誕則所不取自餘經史百家雖非方  
餌之急其間或有參說藥驗較然可據者亦  
兼收載務從該洽以副詔意凡名本草者非  
一家今以開寶重定本為正其分布卷類經  
註雜揉間以朱墨並從舊例不復釐改凡補  
註並據諸書所說其意義與舊文相參者則  
從刪削以避重複其舊已著見而意有未完

後書復言亦具存之欲詳而易曉仍每條並  
以朱書其端云臣等謹按某書云某事其別  
立條者則解於其末云見某書凡所引書以  
唐蜀二本草為先他書則以所著先後為次  
第凡書舊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  
人名曰某人疏五惟唐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  
凡字朱墨之別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  
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間於朱  
字餘所增者皆別立條並以墨字凡陶隱居  
所進者謂之名醫別錄並以其註附於末凡

顯慶所增者亦註其末曰唐本先附凡開寶  
所增者亦註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補舊經  
未有者於逐條後開列云新補凡藥舊分上  
中下三品今之新補難於詳辨但以類附見  
如綠礬次於礬石山薑花次於豆蔻扶移次  
於水揚之類是也凡藥有功用本經未見而  
舊註已曾引據今之所增但涉相類更不立  
條並附本註之末曰續註如地衣附於垣衣  
燕覆附於通草馬藻附於海藻之類是也凡  
舊註出於陶氏者曰陶隱居云出於顯慶者



曰唐本註出於開寶者曰今註其開寶考據  
傳記者別曰今按今詳又按皆以朱字別於  
其端凡藥名本經已見而功用未備今有所  
益者亦附於本註之末凡藥有今世已嘗用  
而諸書未見無所辨證者如葫蘆巴海帶之

類則請從太醫衆論參議別立為條曰新定  
舊藥九百八十三種新補八十二種附於註  
者不預焉新定一十七種總新舊一千八十  
二條皆隨類粗釋推以十五凡則補註之意  
可見矣舊著開寶英公陶氏三序皆有義例

所不可去仍載於首篇云

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

三百六十種神農本草經

一百八十二種名醫別錄

一百一十四種唐本先附

競五

一百三十三種今附

四

一百九十四種有名未用

八十二種新補

一十七種新定

圖經序

昔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以救萬民之疾苦後  
世師祖由是本草之學興焉漢魏以來名醫  
相繼傳其書者則有吳普李當之藥錄陶隱  
居蘇恭等註解國初兩詔近臣總領上醫兼  
集諸家之說則有開寶重定本草其言藥之  
良毒性之寒溫味之甘苦可謂備且詳矣然  
而五方物產風氣異宜名類既多贗偽難別  
以虺木當藤蕪以薺老亂人參古人猶且患  
之況今醫師所用皆出於市賈市賈所得蓋  
自山野之人隨時採獲無復究其所從來以

此為療欲其中病不亦遠乎昔唐永徽中刪  
定本草之外復有圖經相輔而行圖以載其  
形色經以釋其同異而明皇御製又有天寶  
單方藥圖皆所以叙物真濫使人易知原診  
處方有所依據二書失傳且久散落殆盡雖

競五

五

鴻都秘府亦無其本天寶方書但存一卷類  
例粗見本末可尋宜乎聖君哲輔留意於蒐  
輯也先是詔命儒臣重校神農本草等凡八  
書光祿卿直秘閣臣禹錫尚書祠部郎中秘  
閣校理臣億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頌殿中

丞臣檢光祿寺丞臣保衡相次被選仍領醫  
官秦宗古朱有章等編繹累年既而補註本  
草成書奏御又詔天下郡縣圖上所產藥本  
用永徽故事重命編述臣禹錫以謂考正羣  
書資衆見則其功易就論著文事出異手則  
其體不一今天下所上繪事千名其解說物  
類皆據世醫之所聞見事有詳略言多鄙俚  
向非專一整此緣飾以文則前後不倫披尋  
難曉乃以臣頌嚮嘗刺意此書於是建言奏  
請俾專撰述臣頌既被旨則哀集衆說類聚

詮次粗有條目其間玉石金土之名草木蟲  
魚之別有一物而雜出諸郡者有同名而形  
類全別者則參用古今之說互相發明其荻  
梗之細大華實之榮落雖與舊說相戾並兼  
存之崖略不備則稍援舊註以足成文意註

又不足乃更旁引經史及方書小說以條悉  
其本原若陸英為蒟蒻花則據爾雅之訓以  
言之諸香本同則用嶺表錄異以證之之類  
是也生出郡縣則以本經為先今時所宜次  
之若菟絲生於朝鮮今則出於冕甸奚獨生

於少室今乃來自三蜀之類是也收採時月  
有不同者亦兩存其說若赤箭本經但著採  
根今乃并取莖苗之類是也生於外夷者則  
據今傳聞或用書傳所載若玉屑玉泉今人  
但云玉出於于闐不究所得之因乃用平居

第五

六

誨行程記為質之類是也藥有上中下品皆  
用本經為次第其性類相近而人未的識或  
出於遠方莫能形似者但於前條附之若漉  
䟽附於枸杞琥珀附於茯苓之類是也又古  
方書所載簡而要者昔人已述其明驗今世

亦常用之及今諸郡醫工所陳經效之藥皆  
并載其方用天寶之例也自餘書傳所無今  
醫又不能解則不敢以臆說淺見傳會其文  
故但闕而不錄又有今醫所用而舊經不載  
者並以類次系於末卷曰本經外類其間功  
用尤著與舊名附近者則次於逐條載之若  
通脫次於木通石蛇次於石蠅之類是也總  
二十卷目錄一卷撰次甫就將備親覽恭惟  
至上以至仁厚德函養生類一物失所則為  
之惻然且謂札瘥荐臻四時代有救恤之患



無先醫術蚤歲屢勅近臣讎校岐黃內經重  
定鍼艾俞穴或範金揭石或鏤板聯編憫南  
方蠱惑之妖於是作慶曆善救方以賜之思  
下民貧用之闕於是作簡要濟衆方以示之  
今復廣藥譜之未備圖地產之所宜物色萬

疏五

七

殊指掌斯見將使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飲餌  
者無未達之疑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  
壤太平之致茲有助焉臣學不該通職預編  
述仰奉宸旨深愧寡聞嘉祐六年九月日朝  
奉郎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新差知潁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及管句開治溝洫河道事騎  
都尉借紫臣蘇頌謹上

開寶重定序

三墳之書神農預其一百藥既辨本草存其  
錄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為編纂  
至梁貞白先生陶弘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  
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而又考彼功用為之註  
釋列為七卷南國行焉逮乎有唐別加參校  
增藥餘八百味添註為二十一卷本經漏功  
則補之陶氏誤說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紀又

踰四百朱字墨字無本得同舊註新註其文  
互闕非聖主撫大同之運永無疆之休其何  
以改而正之哉乃命盡考傳誤刊為定本類  
例非允從而革焉至如筆頭灰兔毫也而在  
草部今移附兔頭骨之下半天河地漿皆水

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  
附於獸皮胡桐淚改從於木類紫鑛亦木也  
自玉石品而取焉伏翼實禽也由蟲魚部而  
移焉橘柚附於果實食鹽附於光監生薑乾  
薑同歸一說至於鷄腸蕪菜萆陸英蒴藿以類

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藏器拾遺李含光音  
義或討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家參而較之  
辨其臧否至如突屈白舊說灰類今是本根  
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立  
新條自餘刊正不可悉數下採衆議定為印

統五

八

板乃以白字為神農所說墨字為名醫所傳  
唐附今附各加顯註詳其解釋審其形性證  
謬誤而辨之者署為今註考文記而述之者  
又為今按義既刊定理亦詳明今以新舊藥  
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廣頒天

命傳而行焉

唐本序

禮部郎中孔志約撰

蓋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含靈之所保曰命資亭育以盡年蟄穴棲巢感物之情蓋寡范金揉木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

或爽時昧甘辛之節六氣斯沴易愆寒燠之宜中外交侵形神分戰飲食同豐成腸胃之膏風濕候隙遘手足之災幾纏膚腠莫知救止漸固膏盲期於夭折暨炎暉紀物識藥石之功雲瑞名官窮診候之術草木咸得其性

鬼神無所遁情剗麝刺犀驅洩邪惡飛丹鍊  
石引納清和大底蒼生普濟黔首功侔造化  
恩邁財成日用不知于今是賴岐和彭緩騰  
絕軌於前李華張吳振英聲於後昔秦政煨  
燔茲經不預永嘉喪亂斯道尚存梁陶弘景

卷五

九

雅好攝生研精藥術以為本草經者神農之  
所作不刊之書也惜其年代浸遠簡編殘蠹  
與桐雷衆記頗或踳駁興言撰緝勒成一家  
亦以瑯琢經方潤色醫業然而時鍾鼎峙聞  
見闕於殊方事非僉議詮釋拘於獨學至如

重建平之防已棄槐里之半夏秋採榆人冬  
收雲實謬梁米之黃白混荆子之牡蔓異蘘  
萋於雞腸合由跋於鳶尾防葵狼毒妄曰同  
根鈎吻黃精引為連類鈆錫莫辨橙柚不分  
凡此比例蓋亦多矣自時厥後以迄于今雖  
方技分鑿名醫繼軌更相祖述罕能釐正乃  
復採杜蘅於及已求忍冬於絡石捨陟釐而  
取荊藤退飛廉而用馬薊承疑行妄曾無有  
覺疾療多殆良深慨歎既而朝議郎行右監  
門府長史騎都尉臣蘇恭撫陶氏之率違辨

俗用之紕紊遂表請修定深副聖懷乃詔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太中大夫行尚藥奉御臣許孝崇等二十二人與蘇恭詳撰竊以動植形生因六外性春秋節變感氣殊功離其本土則質同而效異乖於採摘乃物是而時非名實既爽寒溫多謬用之凡庶其欺已甚施之君父逆莫大焉於是上稟神規下詢衆議普頒天下營求藥物羽毛鱗介無遠不臻根莖花實有名咸萃遂乃詳探秘要博綜方術本經雖闕有驗



必書別錄雖存無稽必正考其同異擇其去

取鈔翰昭章定群言之得失丹青綺煥備庶

物之形容撰本草并圖經目錄等凡成五十

四卷臣禹錫等謹按蜀本草序作五十三卷及唐英公進本草表云勒成本草二十

卷目錄二卷藥圖三十五卷圖經七卷凡五

十三卷又英公序云撰本草并圖經目錄等

凡成五十三卷據此三者合作五十三卷又

據李含光本草音義云正經三十卷目錄一

卷又別立圖二十五卷目錄一卷圖經庶以

網羅今古開滌耳目盡醫方之妙極拯生靈之性命傳萬祀而無昧懸百王而不朽

梁陶隱居序

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巖嶺之上以吐納餘暇  
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為盡聖人之心  
故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為信  
然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  
之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  
夭傷之命此三道者歷衆聖而滋彰文王孔  
子彖象係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  
惠被群生岐黃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  
歲踰三千民到于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  
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即事成迹至於

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  
于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  
但後人多更修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  
不預故猶得全錄而遭漢獻遷徙晉懷奔送  
文籍焚靡臣禹錫等謹按千不遺一今之所

存有此四卷

競五

韓保昇又云神農本草三傳寫之誤

并序錄合四卷今按四字當作三傳寫之誤  
也何則按梁七錄云神農本草三卷又據今  
本經陶序後朱書云本草經卷上卷中卷下  
卷上注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軫卷  
中云玉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獸果菜米食  
三品即不云三卷外別有序錄明如韓保昇  
所云又據誤本妄生曲  
說今當從三卷為正  
是其本經所出郡縣

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

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

相須魏晉已來吳普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普廣陵人也華佗弟

子撰一卷李當之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華佗弟

行等更復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

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

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

能備見則智識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

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

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

種精麤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  
兼註詔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  
此序錄合為七卷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  
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音爾

本草經卷上

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  
之形軫題記品錄詳覽

施用

本草經卷中

玉石草木三品

本草經卷下

蟲獸果菜米食三  
品有名未用三品

右三卷其中下二卷藥合七百三十種各別

有目錄並朱墨雜書并子註今大書分為七

卷論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固

淺乃班固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

七錄有神農本草三卷陶據此以別錄加之

為七卷序云三品混糅冷熱併錯草石不分

蟲獸無辨豈使草木品蟲獸共條披覽既難

圖繪非易今以序為一卷例為二卷玉石三

品為三卷草三品為六卷木三品為三卷禽

獸為一卷蟲魚為一卷果為一卷菜為一卷

米穀為一卷有有名未用為一卷合二十卷其

十八卷中藥合八百五十種三百六十五種

本經一百八十一種別錄一百一十五種新

附一百九十二種有名未用

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

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

本上經

競五

十二

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  
有毒斟酌其宜欲過病補虛羸者本中經  
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  
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  
者本下經

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一  
度應一日以成一歲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

也臣禹錫等謹按本草例神農本經以朱書  
名醫別錄以墨書神農本經藥三百六十  
五種今此言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是併名  
醫別錄副品而言也則此一節別錄之文也  
當作墨書矣蓋傳寫浸久朱墨錯亂之所致  
耳遂令後世覽之者據無此類以謂非神農

之書乃後人附託之  
文者率以此故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  
但其勢力和厚不為倉卒之效然而歲月  
常服必獲大益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  
仁育故云應天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寅卯

疏五

十三

辰巳之月法萬物生榮時也中品藥性療  
病之辭漸深輕身之說稍薄於服之者祛  
患當速而延齡為緩人懷情性故云應人  
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午未申酉之月法萬  
物成熟時也下品藥性甫寸至攻擊毒烈之



氣傾損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地體收  
殺故云應地一百二十五種者當謂戌亥  
子丑之月法萬物枯藏時也兼以閏之盈  
數加之

凡合和之體不必偏用之自隨人患參而共  
行但君臣配隸依後所說若單服之者所不  
論爾

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  
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用藥如立人之制若

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則氣力不周也而檢  
仙經世俗諸方亦不必皆爾大抵養命之  
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療病之藥則  
多佐猶依本性所主而兼復斟酌詳用此  
者益當為善又恐上品君中復各有貴賤  
譬如列國諸侯雖並得稱制而猶歸宗周  
臣佐之中亦當如此所以門冬遠志別有  
君臣甘草國老大黃將軍明其優劣皆不  
同秩自非農岐之徒孰論正應領略輕重  
為其分劑也

藥有陰陽配合

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凡

有色類尋究其理並有法象故毛羽之類皆

生於陽而屬於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

於陽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

火故色赤而主心雲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

雌黃法土故色黃而主脾磁石法水故子母

兄弟

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若愉

根莖花

競五

十四

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

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

此七情合和時視之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

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

者不爾勿合用也

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凡三百六十五種有單行

者七十一種相須者十二種相使者九十種  
相畏者七十八種相惡者六十種相反者十  
八種相殺者二十六種  
凡此七情合和視之

右本說如此今按其主療雖同而性理不

和更以成患今檢舊方用藥亦有相惡相

反者服之乃不為害或能有制持之者猶

如寇賈輔漢程周佐吳人體既正不得以

私情為害雖爾恐不如不用今仙方甘草

丸有防已細辛俗方玉石散用括樓乾薑

略舉大體如此其餘復有數十條別註在

後半夏有毒用之必須生薑此是取其所

畏以相制爾其相須相使者不必同類猶  
如和羹調食魚肉葱豉各有所宜其相宜  
發也

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熱溫涼四氣  
及有毒無毒陰乾暴乾採進時月生熟土地

競五

十五

所出真偽陳新並各有法

右本說如此又有分劑秤兩輕重多少皆  
須甄別若用得其宜與病相會入口必愈  
身安壽延若冷熱乖衷真假非類分兩違  
舛湯丸失度當差反劇以至殞命醫者意

也古之所謂良醫者蓋善以意量得其節也諺云俗無良醫枉死者半拙醫療病不如不療喻如宰夫以鯁鼈為尊羹食之更足成病豈充飢之可望乎故仲景云如此死者愚醫殺之也

藥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漬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不可違越

右本說如此又按病有宜服丸者服散者服湯者服酒者服膏煎者亦兼參用察病

之源以為其制也

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機五臟未虛六腑未竭血脉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

右本說如此按今自非明醫聽聲察色至

乎診脉孰能知未病之病乎且未病之人亦無肯自療故桓侯怠於皮膚之微以致骨髓之痼今非但識悟之為難亦乃信受之弗易倉公有言曰病不肯服藥一死也信巫不信醫二死也輕身薄命不能將謹

三死也夫病之所由來雖多端而皆關於  
邪邪者不正之因謂非人身之常理風寒  
暑濕飢飽勞逸皆各是邪非獨鬼氣疫癘  
者矣人生氣中如魚在水水濁則魚瘦氣  
昏則人病邪氣之傷人最為深重經絡既

競五

十六

受此氣傳入臟腑臟腑隨其虛實冷熱結  
以成病病又相生故流變遂廣精神者本  
宅身以為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亂神既亂  
矣則鬼靈斯入鬼力漸強神守稍弱豈得  
不致於死乎古人譬之植楊斯理當矣但



病亦別有先從鬼神來者則宜以祈禱祛  
之雖曰可祛猶因藥療致益昔李子豫有  
赤丸之例是也其藥療無益者是則不可  
祛晉景公膏肓之例是也大都鬼神之害  
則多端疾病之源惟一種蓋有輕重者爾  
真誥中有言曰常不能謹事上者自致百  
病之本而怨咎於神靈乎當風卧濕反責  
佗人於失覆皆癡人也夫謹事上者謂舉  
動之事必皆謹思若飲食恣情陰陽不節  
最為百病之本致使虛損內起風濕外侵

所以共成其害如此者豈得關於神明乎  
惟當勤於藥術療理爾

若用毒藥療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  
倍之不去十之取去為度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中單行一兩種有毒

疏五

十七

物只如巴豆甘遂之輩不可便令至劑爾  
如經所言一物一毒服一九如細麻二物  
一毒服二九如大麻三物一毒服三九如  
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九如小豆五物一毒  
服五九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九如梧子

從此至十皆如梧子以數為九而毒中又有輕重且如狼毒鉤吻豈同附子芫花輩邪凡此之類皆須量宜也臣禹錫等謹按唐本舊云三物一毒服三丸如小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大豆五物一毒服五丸如兔屎註云謹按兔屎大如梧子等差不類今以胡豆替小豆小豆替大豆大豆替兔屎以為折衷

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飲食不消以吐下

藥鬼疰蠱毒以毒藥癰腫瘡瘤以瘡藥風濕

以風濕藥各隨其所宜

右本說如此又按藥性一物兼主十餘病者取其偏長為本復應觀人之虛實補瀉男女老少苦樂榮悴鄉壤風俗並各不同褚澄療寡婦尼僧異乎妻妾此是達其性懷之所致也

病在背膈以上者先食後服藥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藥而後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飽滿而在夜

右本說如此按其非但藥性之多方其節

適早晚復須調理今方家所云先食後食  
蓋此義也又有須酒服者飲服者冷服者  
暖服者服湯則有踈有數者煮湯則有生有  
熟各有法用並宜審詳爾

夫大病之主有中風傷寒寒熱溫瘧中惡霍

競五

十八

亂大腹水腫腸澀下痢大小便不通賁上  
氣欬逆嘔吐黃疸消渴留飲癖食堅積癥瘕  
驚邪癩癩鬼疰喉痺齒痛耳聾目盲金瘡踈  
折癰腫惡瘡痔瘻癭瘤男子五勞七傷虛乏  
羸瘦女子帶下崩中血閉陰蝕蟲蛇蠱毒所

傷此大略宗兆其間變動枝葉各宜依端緒  
以取之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之所主止說病之一  
名假令中風乃有數十種傷寒證候亦有  
二十餘條更復就中求其類例大體歸其  
始終以本性為根宗然後配合諸證以合  
藥爾病之變狀不可一槩言之所以醫方  
千卷猶未盡其理春秋已前及和緩之書  
蔑聞而道經略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  
本草家意至漢淳于意及華佗等方今時

有存者亦皆條理藥性惟張仲景一部最  
為衆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脉明  
氣候以意消息之爾至於剝腸剖臆刮骨  
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自晉  
代已來有張苗宮泰劉德史脫靳邵趙泉

李子豫等一代良醫其貴勝阮德如張茂  
先輩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洪蔡謨商  
仲堪諸名人等並研精藥術宋有羊欣元  
徽胡洽秦承祖齊有尚書褚澄徐文伯嗣  
伯羣從兄弟療病亦十愈其八九凡此諸

人各有所撰用方觀其指趣莫非本草者  
乎或時用別藥亦循其性度非相踰越范  
汪方百餘卷及葛洪肘後其中有細碎單  
行經用者或田舍試驗之法或殊域異識  
之術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牽牛逐水近  
出野老餅店蒜薹乃是下蛇之藥路邊地  
菘而為金瘡所秘此蓋天地間物莫不為  
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主對矣顏光祿  
亦云詮三品藥性以本草為主道經仙方  
服食斷穀延年却老乃至飛丹鍊石之奇



雲騰羽化之妙莫不以藥道為先用藥之  
理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異世法猶如  
梁肉主於濟命華夷禽獸皆共仰資其為  
主理即同其為性靈則異爾大略所用不  
多遠至二十餘物或單行數種便致大益  
是其服食歲月深積即本草所云久服之  
効不如俗人微覺便止故能臻其所極以  
致遐齡豈但充體愈疾而已哉今庸醫處  
療皆取看本草或倚約舊方或聞人傳說  
或遇其所憶便攬筆疏之俄然戴西以此

表竒其畏惡相反故自寡昧而藥類違僻  
分兩參差亦不以為疑脫或偶爾值差則  
自信方驗若旬月未瘳則言病源深結了  
不反求諸已詳思得失虛駕聲稱多納金  
帛非惟在顯宜責固將居幽貽譴矣其五

競五

二十

經四部軍國禮服若詳用乖越者猶可矣  
止於事迹非宜爾至於湯藥一物有謬便  
性命及之千乘之君百金之長何不深思  
戒謹邪昔許太子待藥不嘗招弒君之惡  
季孫饋藥仲尼有未達之辭知其藥性之

不可輕信也晉時有一才人欲刊正周易  
及諸藥方先與祖訥共論祖云辨釋經典  
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  
不達便致壽夭所由則後人受弊不少何  
可輕以裁斷祖之此言可為仁識足為龜  
鏡矣按論語云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  
明此二法不可以權飾妄造所以醫不三  
世不服其藥九折臂者乃成良醫蓋謂學  
功須深故也復患今之承藉者多恃銜名  
價亦不能精心研習實為可惜虛傳聲美

聞風競往自有新學該明而名稱未播貴  
勝以為始習多不信用委命虛名諒可惜  
也京邑諸人皆尚聲譽不取實事余祖世  
已來務御諱方藥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  
詳用多獲其効內護家門傍及親族其有

卷五

二十一

虛心告請者不限貴賤皆摩踵救活數百  
千人自余投纓宅嶺猶不忘此日夜翫味  
常覺欣欣今亦撰方三卷并效驗方五卷  
又補葛氏肘后方三卷蓋欲承嗣善業今  
諸子姪不敢失墜可以輔身濟物者也

諸子致不婚夫利可必歸其裔然若也貴

人無其力則無方三卷蓋為本國醫藥今

國經衍義本草上卷一之三卷共廿



千人自余好醫者已勝前以法出日女醫來

蓋以去病為不問其法其數其法其法其法百

